

《美国青少年》(文选)

《美国参考》电子期刊 2005 年 7 月版

美国青少年的自述
——美国中学生谈他们的想法、做法、感受

前言

在美国，有关青少年生活和行为的书籍、文章和学术研究比比皆是。我们认为，与其再给浩瀚的观点分析中增添成人的声音，不如让青少年自己来谈谈他们的生活。因此，在一些全国教育机构的协助下，我们向高中生发出征文邀请，请他们围绕学校、宗教、爱好、社交、诱惑以及未来的打算等主题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说明，最佳文章将得到一个小奖励。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学生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uen)的文章从大量优秀作文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第一佳作。各位读者将在下页读到这篇文章的全文。随后各位将读到其他多篇征文的节选，其中也有些是我们的编辑对青少年的采访记录。这里汇集的是北起蒙大拿南到佛罗里达、东起纽约西至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各地青少年的声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准备将来上大学，但也有些人决定寻求其他人生旅途。人们可以从这些文章中感受到这些青少年对音乐的热爱、对义务服务的信念、对体育的执着、对未来的兴奋。当然，这些文章不可能反映出美国所有青少年的看法、观点和经历；但我们仍希望，这些自述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美国青少年的所思、所为和梦想。



2005年7月2日参加援助非洲现场音乐会费城会场上的生气勃勃的年轻人
(Joseph Kazcmarek, AP/WWP)

- (一)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I Sing the Body Electric*)
- (二) [不同的学校](#)(*Different Schools*)
- (三) [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 (四) [未来的打算](#)(*Future Plans*)
- (五) [工作经历](#)(*Work Experiences*)
- (六) [宗教的影响](#)(*Influence of Religion*)
- (七) [抵御诱惑](#)(*Avoiding Temptations*)
- (八) [志愿服务](#)(*Volunteering*)
- (九) [音乐](#)(*Music*)
- (十) [体育运动](#)(*Sports*)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I Sing the Body Electric)*

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uen)

我是一名歌手，今年 17 岁，是 11 年级学生。我就读于沃尔特·惠特曼高中(Walt Whitman High School)。这所学校是以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名字命名的。惠特曼生活在南北战争和随后的移民潮时代——那是美国在经历了最痛苦的分裂战争后走向多元化和最终变成民族"大熔炉"的艰难成长时期。

惠特曼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美国诗人，也是最伟大的民主诗人。或许因为他曾目睹南北战争的创伤(他做过一段时间的随军卫生员)，他颂扬的主题是手足情、普通人和包容的理念：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各种不同的颂歌……
人人都在唱属于自己而非他人的歌……
(惠特曼的诗作《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I Hear America Singing"], 第一节和第七节)



他最有名的诗集是《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其中收录有长诗《我自己的歌》(Song of Myself)。

"大黑猫"乐队成员(左起)：巴雷特(Michael Barrett)、麦克尤恩、凯利(Colin Kelly)、唐纳利(Will Donnelly)、马罗尼(Will Maroni) (Marcus DePaulo 摄影)

我讲这些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我说过，我是一名歌手，我的乐器就是我自己。作为一名歌手，我体验到惠特曼所说的——打破界线、打开门户的声音的力量。当我放声歌唱时，我为听众打开了一个通道，让他们穿越其中，分享音乐的魅力。人与人之间也能产生这种共鸣。音乐是唯一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音乐家能打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大门，连接各个民族。

惠特曼的诗歌崇尚直觉与感性。他写道："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就在此时此地。"(《我歌唱带电的肉体》["I Sing the Body Electric"], 第一节)。他还写道："美国是忙碌、沸腾、错综复杂的漩涡"(《幻象》["Eidolons"]第 25、26 节)。本着这种精神，我将描述我身为美国青少年歌手，"此时此地"的"漩涡"中的生活。

我每天早上 5 点 45 分起床、淋浴，由此开始一天的生活。对我来说，边冲浴边唱歌是不可避免的！我必须在一起床开始整天的声乐活动以前，让嗓子苏醒过来。我的歌声是会把父母和我们 4 只家猫吵醒的。惠特曼曾写道："我站在世界屋脊上粗声叫喊。"但其实我并不想"粗声叫喊"，而是要发出动听的歌声。我也许个头不大，但是志向大。我梦想有一天能在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演唱普契尼的《图兰朵》(Turandot)中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Nessun Dorma)。我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美声歌唱家。

我还在音乐剧中演唱和表演——2004 年夏天，我参加了青少年野木暑期剧团(Wildwood Summer Theatre)排演的音乐剧《理发师陶德》(Sweeney Todd)；同年秋天，我在自己学校排演的歌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扮演马吕斯(Marius)。我也演唱摇滚乐。我和学校里的朋友共同组成了"大黑猫"(Big Black Cat)乐队并担任主唱。我们自己创作歌曲(我写词)，并设立了一个网站(<http://www.purevolume.com/BigBlackCat>)。我想惠特曼会有同感："老沃尔特如果今天还健在，一定

会奏摇滚乐。"(卡尔森引用布莱克的"沃尔特·惠特曼：诗的破格")。我们曾在华盛顿市内的夜总会演出，为防治帕金森氏症的研究和为 2004 年亚洲海啸灾害的受害者募捐。

再接着说我的日常生活。匆匆吃过早餐后(包括每天一杯的加蜂蜜的茶)，我就前往学校。学校离家只有个把里地。我们从早上 7 点 25 分开始上课。这个学期我选修了拉丁文、微积分入门、英文、心理学、男声合唱和室内合唱，并在一门课上担任合唱队指导老师的学生助理。我从一起床开始歌唱，午饭前在男声合唱队中练唱，午休时间继续练习，在放学前还要在室内合唱队中排练。2 点 10 分放学后，我常继续留在学校，练习唱歌或为校剧、音乐会、艺术节、才艺表演、乐队比赛等进行排练。

回到家后，我听摇滚乐和歌剧录音，为参加音乐演出作准备。我现在正在练习法、意、英文歌曲：福莱(Gabriel Faure)的"莉迪娅"(Lydia)、卡契尼(Giulio Caccini)的"我美丽的阿玛丽丽"(Amarilli, mia bella)、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改编的"路边篝火"(The Roadside Fire)和洛蒙德湖"(Loch Lomond)。我在 2005 年全国声乐教师协会大西洋中部地区学生参试(Mid-Atlantic Regional Student Audi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inging)中，演唱了上述前三首歌曲，获得高中男声高级组第一名。在学校组织的在 2005 年音乐旅行中，我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担任上述第四首歌的独唱。

在家里这样独自研磨音乐几个小时后，我常常会到附近跑一圈步，让头脑清醒一下。然后我开始做家庭作业，直到父母下班回家后共进晚餐。晚饭后我接着完成作业，在上床前看看电视或 DVD(大部份是歌剧)，或者从网上下载歌曲。周末，我的声乐老师泰特(Myra Tate)博士要给我上课，我还要补觉、完成没有做完的功课、跟朋友们一起出去。

我的时间排得很满，很像运动员过的那种生活，但这值得。我的目标是明年进入大学或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表演，以便有一天能在世界著名歌剧院演唱。泰特博士告诉过我："歌剧演员是声乐界的奥林匹克选手。"到目前为止，音乐使我得到了在学校和社区舞台、大学和艺术中心音乐厅以及我所在地区的主要摇滚乐演唱会登台表演的机会。今年夏天，我将第一次参加歌剧演出，在贝塞斯达夏季音乐节(Bethesda Summer Music Festival)排演的威尔第(Verdi)歌剧《弄臣》(Rigoletto)中扮演包尔萨(Borsa)。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华盛顿国家歌剧院(Washington National Opera)艺术总监多明戈(Placido Domingo)首次参加歌剧演出时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麦克尤恩(左二)在马里兰州盖瑟斯堡昆斯果园高中演出野木暑期剧团上演的《理发师陶德》。(Daniel Hoffman 摄影)

因此，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充实的，对音乐的热爱和成长为歌唱家的志向令我精神振奋。惠特曼的诗句再次道出了我的心声：

"若不歌，生命定将尽。"(《曾是丁香满庭时》第四节)

不同的学校 *(Different Schools)*

美国的学校是城市村镇多元化的体现。除了教育这一最重要的功能外，学校往往也是社区活动的中心——可以是民间组织的集会地点，可以为社区剧团上演节目提供舞台，还可以被用作地方和全国选举的投票站。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提供了2000年1630万名高中学生的分区概况以及毕业率。人口稠密的南部地区有570万名高中生，西部有380万名，中西部有370万名，东北地区的高中生人数最少，有302万名。此外，估计有110万名学生在家就学，也就是由父母在家授课，而不是去公立或私立学校上学。

我班上有53名学生。几年当中既有新同学来，也有老同学离开，但我们大多数人自幼儿园起就一直在一起。你对班里的每个人都很了解——你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你也基本叫得出高中所有人和镇上大多数人的名字。

在规模较大的学校上学的人可能以为，我们人数少的学校机会不如他们的多，但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学生越少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机会越多。你可以参加更多的活动，因为它们都需要人。所以，你如果想参加体育队、学校剧团、乐队或任何团体，你基本都有上场比赛或演出的机会。

在学业方面，我们的课程可能没有一些大型学校那么多，但我感到我们学校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我们需要的高班课程，学校会帮我们到社区院校去上课，或通过连接全州所有学校的教学函授网修课。

在我们这种四周都是小村镇和农场的小型学校上学的一个最可爱之处是，学校把一切都连接在一起。它是这里生活的中心。在规模小的学校，举行球赛是件大事。美式足球、排球和篮球比赛能够吸引好几百观众。但我让真正喜欢的是，音乐和戏剧活动能吸引到和球赛一样多的人。

在这里长大特别好。我在城里走在街上，人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我喜欢这样。

——安娜·彼得森(Anna Peterson)，17岁，艾奥瓦州高里草甸谷高中11年级(Prairie Valley High School)

我目前在明尼苏达州郊区读高中毕业班。我的学校名叫百年高中(Centennial High School)。它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每个年级平均有550名学生，大家来自附近几个小城市。这所学校是我们社区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活动中心。



安娜·彼得森在艾奥瓦自己家的粮仓前。她是学校优等生，校排球队员，在校剧团唱歌，并积极参加教会和其他服务机构的的活动。(Chuck Offenburger 摄影)

社区对学校的支持可以通过星期五晚上有各年龄层的人来观看美式足球比赛这一点体现出来。他们当中有来看儿子比赛的家人、有地方球迷、偶而也有能向我们讲述球队史的老年人。一般来说，最好的例子是在秋季学校举行一年一度"回乡日"美式足球比赛的时候。老校友每逢这个季节便返校观看这场整个赛季最盛大的足球比赛。比赛开始前学生们先举行游行盛会，在脸上涂上代表学校的颜色，校风赫然。

百年高中开设的课程对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都具有挑战性。课程包含从学习怎么烘烤饼乾到大学水平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等各种内容。学校辅导员、教练和老师全都帮助学生为未来作准备。一个学生一天上四门课，每一门都在不同的教室。每天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们的学校(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城郊区)是青少年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属于的一个地方。

——戴维·卢卡斯(David Lucas)，18岁，明尼苏达州圈松[百年高中](#)12年级

我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女校，从幼儿园到12年级，共有学生大约650人。学校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区。我爱我的学校！那儿有好多的文化和教育机会。例如，学校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隔五条街，我们常到那里去亲身体验我们在课堂学到的东西。我喜欢我们学校的另一点是，学校相对小，大家关系密切，我们形成了一个亲密的集体。我参加社区活动和体育活动，包括垒球和排球。我们是去年纽约州的排球冠军。学校在帮助我们为大学作准备方面也做得很好。我今年秋季将到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大学上学。我能想出的关于我们学校的唯一不利是，我上下学路程太远。我住在布朗克斯，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到曼哈顿上学，单程需要大约45分钟到1小时。

——丹妮斯·贝利-卡斯特罗(Denise Bailey-Castro)，18岁，纽约州纽约市[蔡平学校](#)12年级(The Chapin School)



戴维·福斯特的学校位于蒙大拿州一个面积为498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584人的县。

这是上高中最理想的地方，因为这个社区非常团结，这所学校可能是人们给予最多支持的地方。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矿山或牧场工作，或者是打猎、打渔，完全是户外生活形态。所以，源源不断地有人搬到这里。大廷伯这个地方不算大，融入社区非常容易。学校的朋友们通常到彼此家里玩，特别是到那些有台球桌或乒乓球台的人家里玩。

很多人——新来的人和已经世代在这个地区居住的人——通过参加学校活动而结识。我想城里至少有一半人观看我们的足球比赛，乡村来比赛的人则是大批的。来看篮球赛的人不那么多，但体育馆里通常基本满座。音乐会也是同样。球赛、音乐会和学校的其他活动是大家聚会的机会。

我很幸运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我敢肯定我认识去年毕业班的每个人和明年高中三个年级的所有人。也许有几个高中新生我还不认识，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认识他们的。有时我会想，认识跟你一起上学的每个人有多好。在那些大的学校里，你也许每天都会在班里碰到不认识的人。

——戴维·福斯特(David Foster)，17岁，蒙大拿州大廷伯[甜草县高中](#)11年级(Sweet Grass County High School)

跨文化理解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美国青少年的容貌呈现着美国社会极为多元的特点。青少年尤其容易跨越民族、宗教和种族的界线而成为朋友。跟过去上百年一样，希望实现美国梦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在美国各地，包括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定居下来。今天，人数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是西班牙语裔，估计人口达4130万。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04年7月统计，2.4亿美国人称自己为白人，3920万人为黑人，1400万人为亚裔，而4400万人为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人。

我名叫辛迪·拉米雷斯(Cindy Ramirez)，今年17岁。我家原在墨西哥城，现在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市。因为我家里人都住在这里，而且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所以两年前我来到美国。我努力结识新朋友，学英语，因为一切课程都用英语。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英语不太好。但随着时间以及老师的帮助，我在取得进步。我现在能说、读和写的东西要比来这里以前多得多；重要的是，我需要争取不断学更多的东西。在跟任何人讲话时，我都尽量集中注意力，我特别注意发音。

我希望将来能用到我现在正在学习的英语，因为我要上大学，需要有很好的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上大学是我的大理想。

——辛迪·拉米雷斯，17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 [麦卡琴高中](#) 11 年级 (McCutcheon High School)



辛迪在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世界与两位朋友合影。(Cindy Ramirez 提供)

在高中学了两年拉丁文以后，我现在每天都在用它！我用英语说、写的几乎一切都源于拉丁文。

拉丁文课中我最喜欢的内容是神话和历史。通过我们翻译的古老寓言以及在文化日(每周最后一天专门用来了解罗马/希腊文化的日子)学到的宝贵知识，我能够找出词汇的起源。在心理学课上我了解到，有些著名的理论是以这些寓言故事命名的。比方说，弗洛伊德(Freud)[关于伊底帕斯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的理论就是以伊底帕斯命名的。在准备大学入学能力考试时，我用拉丁文知识来推断我把握不准的词义，使我有更大机会提高分数。

我能想像有那么一天我可以解释希腊文化和神话、罗马社会、科学根据、以及古典的拉丁宗教典故。我即将随班一起去意大利旅行，通过亲身的文化经历扩大对意大利历史的了解。

——金伯利·洛德(Kimberlee Lowder)17岁，马里兰州伦纳德敦 [圣玛丽赖肯高中](#) 11 年级 (St. Mary's Ryken High School)



阮玄在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后与父母的合影。(家庭照)

在美国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民族和每一种信仰；所有民族和信仰都聚集在美国并基本上和谐相处，这本身就十分了不起。新闻媒体绝对无法描绘这一点，人们必须到这里来身临其境才能有所体会。我去过加拿大、日本和我父母出生的越南。我为我能说、能读越南文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阮玄(Huyen Nguyen)，18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年级(James Monroe High School)

我出生在墨西哥。我的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我的第二语言是英语。我想学第三种语言，可能是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在美国上学的人。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只有12岁。我的英语非常差。语言是我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有时讲话还有困难，但我得到人们的帮助。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虽说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很不一样。吃的东西，例如学校里的午餐，跟我过去在墨西哥习惯吃的就很不一样。时间一长，我开始融入了新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也就是11年级。再过一年，我就将拿到毕业文凭。我打算在墨西哥上大学。我希望你能从我和我的经历中有所收益。记住：只要你真心向往，一切都有可能。



何塞整装待发。(Jose Ponce Granados提供)

——何塞·庞塞·格拉纳多斯(Jose Ponce Granados)，17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11年级



吉扎尔·米里认为需要对老师表示尊敬。(Barry Fitzgerald摄影)

我于2004年8月14日抵达美国。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美国青少年中，与在阿富汗有很大的不同。我有着很好的经历。这里的教学程序不一样；例如你可以自己选课——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让我吃惊，因为这是一种更友好、更随便的关系，不像在阿富汗那么拘谨。这是我所喜欢的。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友好不能过份，不要变得没有礼貌。我看到有些学生不尊敬老师，我真的不喜欢那样。

——吉扎尔·米里(Ghizal Miri)，16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年级

未来的打算 (Future Plans)

教育是通往今后任何事业发展的大门。研究显示，到2010年，美国每五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要求有大学文凭，将近三分之一的职业需要有至少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因此，毫不奇怪，美国34%的年轻人(18岁至24岁)在高中毕业后上大学。那些不上大学的人在读完高中后有各种其他机会——职业手艺、服务业、参军(这往往可以使今后上大学得到资助)、以及家庭企业等。

对于我来说，设想高中毕业以后的计划很可怕。一想到要离开我习惯的生活而进入“真正的世界”就让我有点恐惧。有些人上社区大专，有些人读正规大学和院校，我希望进入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我决定要最大限度地锻炼自己——从体力上和心理上。这也意味着，我将在美国海军当一名军官。海军学院设有从航天工程到政治学的很多专业。我想主修商学或政治学。



加州圣拉菲尔的圣拉菲尔高中辅导员在为一名学生提供学业咨询。(Marcio Jose Sanchez, AP/WWP 摄影)

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是意志非常坚强、有条理的人。上军校的一个好处是，毕业后可自动得到一份好工作，而且薪水相当好。(读海军学院)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一点的话，那就是，军校学生不能像其他大学生那样自由自在。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它防止年轻人惹麻烦，使他们沿正轨走向成功。

——凯西·哈尔查斯蒂(Casey Czarzasty)，17岁，马里兰州伦纳德敦[圣玛丽赖肯高中](#)12年级(St. Mary's Ryken High School)

对有些人来说，决定他们在高中毕业后想干什么很困难。但对我来说则不那么难——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就知道我想当老师。我最初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一年级的老师；到了三年级，我确实明白当老师是我的理想。在我上学的这些年里，我始终都有非常好的老师，我想这有助于我作出这样的决定。

知道我想干什么和将来走向哪里的好处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尽最大努力去实现我的目标。它确保我在高中选择了与大学毕业后当老师相关的课程。

——凯尔西·贝尔(Kelsey C. Bell)，15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9年级(McCutcheon High School)

我想当一名新生儿专家，就是专门从事护理新生儿——特别是早产儿、黄疸儿、或有其他类似毛病的婴儿——的医生。这个愿望是从我小时候产生的。当时照看我的一个女孩子上了杜克大学，要

当一名医生，她使我对医学发生兴趣。因此，我从7年级开始就全心全意要当一名新生儿专科医生。今年，我修了一个专门的课程，也就是“独立研究课”。这种课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在一名导师的指导下作研究。一共18周，最后完成一个专题项目。我有机会在医院跟随一位医生——新生儿医生——见习。这使我能够观看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用什么样的技术使婴儿生存。

——克里斯滕·格里姆斯(Kristen Grymes)，17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年级(James Monroe High School)

我决定加入美国空军，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但我始终相信，应该为创造更好的未来和帮助捍卫我们拥有的一切而尽一份力。

如果我在空军干满四年后喜欢上空军，我可能就会继续服役，把它当作我的职业。但在目前，我计划利用《退伍军人法》(G. I. Bill，为退伍军人支付大学费用的法律规定)上大学念心理学，我想这是我想选择的职业。

一般来说我喜欢心理学，因为大脑工作的方式以及它如何使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我在考虑学心理咨询专业，因为我希望能够帮助有问题的人过上更幸福、更健康的生活。我也喜欢法证心理学，协助追踪罪犯，实现司法公正，使我的家人和我周围所有人生活在更安全的世界中。

——埃文·霍克(Evan Hoke)，19岁，宾夕法尼亚州埃特斯[红地高中](#)12年级(Red Land High School)

我十分信任管理我们国家、州和城市的法律。但跟任何事物一样，它们总是有改进和改革的余地。我认为我能够为改进某些现行法律作贡献。

我将通过高中和大学到政府部门进行暑期实习为将来打基础。一个人从书本上能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我在大学将主修政府学和心理学。我认为了解我的政府如何运作是一种必需，但了解自己国家的公民如何思考也同样重要。

我认为在上完大学后到国外旅行很重要。我打算利用我在旅行期间获得的知识和经历去上法学研究生院。我认为再多的知识都不为多。我打算攻读政府学和心理学博士，并获得法学学位。我还想获得“摩根·阿特维尔法官”这个头衔。勤奋工作，保持优秀的形象，这样，没有多久我就可以竞选参议员。艰苦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摩根·阿特维尔(Morgan Atwell)，15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9年级

我跟我的很多朋友和同学不同，我不是读书型的人。我寻求做实际动手的事，已经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我将参加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的新兵营训练，然后再到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接受六个月的航空技师培训。也许我会留在军中，成为职业海军陆战队员。我不知道。如果不留在军中，我希望利用我在海军陆战队受到的培训当一名民用航空技师。

当然啦，我首先要完成基本训练。我知道有风险，但我愿意保卫国家，因为首先，我对我的国家很有信心。

——科林·史密斯(Colin Smith)，18岁，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伍德森高中](#)12年级(W.T. Woodson High School)

* * *

我想攻读国际法。我对法律感兴趣是因为我看到在我的祖国很少有女性干这一行。我希望为妇女争取权利，妇女的权利非常重要。我想回到阿富汗去帮助我的国家。

——吉扎尔·米里(Ghizal Miri)，16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年级

工作经历 (Work Experiences)

在美国，勤奋和自食其力是重要的价值观。许多儿童最初是通过做家务每周或每月挣得少许零花钱而懂得这一点的。年龄大一些后，他们时常在课余或周末打零工，为的是挣零花钱，给上大学存钱，积累实际经验，以及获得自立感。工作机会，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非常多——从送报纸到为邻居看小孩，从在超市为顾客装货袋到餐厅跑堂，无所不有。实际上，许多青少年，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是在上高中之前就挣到了他们的第一份工资。不过为了保护儿童不受剥削，美国法律规定，大部份非农业工作的就业年龄必须至少14岁，而且，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学期中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8小时。

我找到工作几乎纯属偶然。当时，我弟弟刚加入童子军(Boy Scout)，我们需要给他买制服。我父母在童子军用品商店为他选衣服的时候，我站在门边。一会儿，商店经理走过来，问我是否有兴趣打工。那时，我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偶尔替人家看孩子，所以我欣然同意。经过一番面试，我当场就被聘用了。



劳拉展示她挣得的第一张工资支票。
(Laura Voss 提供)

从那以后，每星期四和星期六，我妈妈开车送我到商店。我的工作是将顾客的付款记入现金出纳机，然后将购买的东西装袋，把收据交给顾客，最后谢谢他们光临。除了做收款工作外，店员还负责填写男童子军晋升报表，接电话订购单，帮助首次加入幼年童子军(Cub Scout，指年龄在5岁至10岁的男童子军)的孩子的父母购置第一套制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9月初，有大批男孩子加入幼年童子军，商店顾客如潮，第一次购置童子军服装的父母感到茫然，需要有人帮他们一步一步地完成采购。商店在一年当中的其他时间不是那么忙，所以我通常有时间从自售机里买瓶汽水喝，做些家庭作业，或是与工友聊天。

尽管我再也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了，但我仍喜欢这份工作。我的同事，包括老板在内，都很和善，助人，言之有趣；而且，因为他们多是成年人，所以跟他们交谈使我对“真实世界”有了特殊的认识。而且我终于自己挣钱了，也就是说，我每次要买东西的时候不再需要向父母亲伸手。我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使我学会如何有效理财，如存多少，花多少，也使我明白了一些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实际价格。(在我自己买鞋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一双鞋会有多贵。)

另外，这份工作使我掌握了更好的接人待物方法；我学会了如何以专业口吻说话，如何仅通过跟顾客交谈就了解顾客的需要，甚至还知道如何叫一个哭闹的小孩子静下来。虽然工作占去了我的空闲时间，但我绝不愿意用其他事取代这份工作及所学到的技能。

——劳拉·沃斯(Laura Voss)，16岁，马里兰州罗克维尔托马斯·伍顿高中11年级(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 * *

虽然眼下我没有在任何地方上班，但我在课余干很多活儿。我养兔子、养猪，为的是参加地方“四健会”(4-H Club)的展出评比，所以，我的活儿之一是料理跟饲养有关的所有事。四健会是一个全国性组织，专门帮助农村青少年发展技能。在那里可以结识许多人，交许多新朋友，度过愉快的夏天。

在暑假和课余之后，我还帮着照看我的小小弟弟。我喜欢尽量与朋友聚在一起。我还在爷爷奶奶家干活，帮着在园子里割草和拔杂草。我喜欢干活，干活有很多乐趣，而且赋予你责任感。我学到的人生经验是，必须靠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达妮埃尔·伯丁(Danielle Burdine)，17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11年级(McCutcheon High School)

* * *

上学、读书、课外活动、宗教、电影以及……工作，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又太少。不过干工作有好处也有不利。

一些好处是，能挣些额外零花钱，从工作环境中获得经验。另一个好处是，工作能使人更自立，因为你可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还可为念大学或未来其他计划存钱。也有一些青少年帮助添补家需。

不利的一面是，青少年可能不理解工作的意义，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并不需付账单，而只是将钱花在昂贵的奢侈品上。因此，他们可能到头来以为钱只是为了花的，而没有学会如何存钱。打工的学生还可能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读书，另外也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如与朋友和家人交往。

——特尔扎·塞维利亚：15岁，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韦克菲尔德高中](#)10年级(Wakefield High School)

* * *

我去年夏天开始在海克斯商场(Hecht's，美国东部几个州的连锁百货店)打工，这实际上是学业所需。我修了一门关于推销的高级课程(Marketing III)，作为课程一个要求，我们必须找一份工作。我们必须积累396个工时，从中获得一个学分。所以，我7月12日在海克斯商场开始打工，我在青少年服装部干活。这对于我来说不太容易，因为我要尽量不让自己把所有钱都花在购买衣服上。不过，这份工作挺有意思，使我学会了许多东西。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但我做的收银台工作使我必须与人说话、交谈，并且做到不让自己受情绪影响。

——克里斯滕·格吕默斯(Kristen Grymes)：17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年级(James Monroe High School)。

宗教的影响 *(Influence of Religion)*

美国是一个信仰多元化的国家，美国青少年中有着各种信仰方式。美国学生在学习美国历史时，首先了解到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是指导美国政府的两项基本原则。信仰的内容和方式完全由个人决定。很多青少年在宗教方面作出的选择受到家庭的影响。有些人在宗教团体开办的学校上学，还有些人参加由教会、犹太会堂或清真寺组织的课外及周末活动。但也有些人根本不参加任何一种宗教活动。很多宗教为吸引年轻人而吸收了一些当代青少年文化的特征。因此，在教堂、教会看到基督教摇滚乐队、穆斯林饶舌歌手或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宗教仪式不足为奇。

我通过日常行动实践我的信仰。我力争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并总是作出符合我的牢固价值观的选择。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对我的信仰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切实帮助我度过了学校里所有难关。我的信仰为我的生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对我的整个人生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

——玛吉·博伊尔(Maggie Boyle)，16岁，马里兰州伦纳德敦[圣玛丽赖肯高中](#)11年级(Saint Mary's Ryken)

* * *

在精神上，人们需要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如何来到这里，以及向何处去。美国人非常幸运，能够自由选择宗教道路。我生长在一个稳定的、关爱的基督教家庭，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灌输给我的价值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怎么改变。但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我最好的朋友同我一样有着她自己的坚定信仰，我们借此相互督促。人们一旦了解了你的价值观，就不会非要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阿什莉·沃伊特兰德(Ashley Voigtlander)，18岁，明尼苏达州利诺湖[百年高中](#)12年级(Centennial High School)

* * *

我信仰的宗教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行为方式以及我的写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身为犹太人让我学会了用疑问的眼光看事情，独立理解《摩西五经》(Torah, 希伯来圣经)的含义，而不是仅仅把多数人认可的解释视为金科玉律。我们可以通过将《摩西五经》的章节同日常生活相结合而得到更好的理解。

身为犹太人并不意味着每星期五晚上及星期六上午都要去犹太会堂，不一定要举行犹太成人礼(犹太女孩和男孩在 13 岁左右进行的开始承担成年人宗教义务的仪式，女孩的成人礼是 bat-mitzvah，男孩是 bar-mitzvah)，不一定总要头戴无檐小帽(扣在头顶上的小圆帽)、身穿带穗的内衣(这种帽子和内衣是正统犹太教男子的服饰)。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一直相信一种观点，也不意味着因为相信一种观点而不能有另一种观点。

身为犹太人体现在行动和信仰上，例如：对多元化表示尊重、乐于学习和帮助传授知识。我们受到的教诲是，人们应做最重要的事是相互表示尊重，与人为善，实现和平。我们的祈祷书这样教导我们：“己所憎恶，勿施于人。此为《摩西五经》的精髓，其余均为评注。”宗教对儿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他们知道不论其他事物如何变化，宗教都不会变。



霍雅羚与父亲在一个乡村和西部风格谷仓舞会上合影；舞会由她所属的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会堂“希伯来之家”(Beth El Hebrew)主办。(家庭照)

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着对其他宗教的大量成见，我和我的朋友们共同讨论我们各自的宗教。我们彼此介绍自己的宗教，而且了解到，成见往往是不正确的。

——霍雅羚(Cindy Holden; *Tsivia Yafit*<希伯来文名>), 14 岁，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 [西斯普林菲尔德高中](#)9 年级(West Springfield High School)

我们一家来自印度，是印度教徒。我是在英国出生的。我 8 岁时随家人来到美国，现在我们都已成为美国公民。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参加自学小组(在古老的印度梵文中被称为 Swadhyay)的活动。我们不仅讨论文化问题，而且讨论伦理问题。这些活动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并帮助我保持我的文化传统。

——阿卡什·舒达萨姆(Aakash Chudasam), 14 岁，弗吉尼亚州赫恩登 [奥克敦高中](#)11 年级(Oakton High School)

我出生在美国，但我父母来自缅甸。我们是佛教徒。每隔一周的星期日，我都去马里兰州的佛教寺庙学习缅甸语。我还参加寺庙举办的宗教和慈善活动，例如向穷人捐赠食品。当我们迁入新宅时，寺庙中的僧侣来为我们的新居祈福。我曾在寺庙中度过一个周末，同僧侣们住在一起，像僧侣一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我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经历。

——乃梭·伦(Nay Soe Lwin), 13 岁，弗吉尼亚州赫恩登 [奥克敦高中](#)9 年级

我的宗教从很多方面指导着我的生活。我信仰的罗马天主教给予我的最重要的教诲是，我的生活必须以教会为中心。通过定期参加弥撒，我学会了分清生活中的轻重缓急。对我而言，教会占第一位，家人和朋友占第二位，其他诸事都排在后面。

今天的世界使人容易偏离正轨，受物质主义和那些人们以为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各种东西和生活方式的驱使。我的宗教信仰让我懂得了幸福的真正含义以及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阿莉莎·魏瑟尔(Alisha Weisser)，17岁，马里兰州伦纳德敦[圣玛丽赖肯高中](#)11年级



阿莉莎几年前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时的留影。(家庭照)

我出生在美国，但我的家人来自印度。我们是穆斯林。我是"穆斯林行动"这个青少年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很多不同国家，其中许多人像我一样出生在美国。我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为海啸救灾以及为向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援助而举行募捐活动。我们募捐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糕点义卖和洗车。我为自己是穆斯林而感到骄傲，伊斯兰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我所在学校的大部份同学都不是穆斯林，但这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困难。我有很多信仰不同宗教的朋友。

——安布伦·阿里(Ambreen Ali)，16岁，加利福尼亚州南帕萨迪纳市[韦斯特里奇女中](#)12年级 (Westridge School for Girls)

抵御诱惑

(Avoiding Temptations)

处在青少年生长期会遇到很多挑战。对美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绝大多数人能够经受住这个时期的压力。但是，希望独立和摆脱父母及权威人士的愿望有时会导致他们采取将来后悔莫及的行为方式。媒体倾向于夸大或耸人听闻地报导青少年的这类行为，但不可否认问题确实存在，而且结果可能非常严重。探索、试验极限及新事物的愿望——往往还伴随着年轻人不可一世的心态——常常使有些青少年尝试一些危险的行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报告，2003年，在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有30.5%的人表示曾尝试过至少一次毒品，其中以大麻最普遍。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青少年有可能怀孕、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染病。近几十年来，人们成立了无数社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帮助父母、学校、教会和执法当局应对这些问题。



反对酗酒驾车学生会成员集于美国国会前，发起降低青少年酗酒驾车死亡率的活动。(Joe Marquette, AP/WWP)

高中时期的学生有可能作出太多的错误选择。一个人无论多么自视独立，他的思维和决定还是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决不会屈服于同学之间的压力，但做到这点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

人们只是在做错事之后才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我曾使用毒品，惹来很多麻烦。现在我要吸取教训。所以，请务必倾听你自己的心声，只听你自己的心声。如果你能吸取我的教训，你是能够作出自己的决定的。

——泰勒·特诺里奥(Tyler Tenorio)，16岁，科罗拉多州拉普顿堡拉普顿堡高中11年级(Fort Lupton High School)

我15岁。虽然年纪不大，但已在吸毒问题上挣扎。我过去一年半多次出入戒毒班。我终于认识到了毒品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我陷入“冰毒”瘾有大约七个月时间。由于我在这个时期所作的错误选择，我现在受到司法机构的管制。但这对我很有帮助。如今我已经有将近六个月不沾毒品了。我为此感到很自豪。我一直在参加一个门诊病人强化班(Intensive Out-Patient Program)，并参加一个叫做匿名戒毒会(Narcotics Anonymous)的聚会。这两个项目都很好，给我很大帮助，它们让人全面认识到毒品给自己生活带来的真正影响。

我辜负了很多人。使我在世界上最最关心的人失望是让我最难受的事。在匿名戒毒会上人们告诉你，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是真的，恢复需要一天、一天地进行。

——坦尼尔·尤因(Tanneil Ewing)，15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10年级(McCutcheon High School)

志愿服务 *(Volunteering)*

许多青少年希望为社区服务，为帮助他人发光发热。根据美国青少年服务网 (Youth Service America) 的报告，2005 年，参加全国青少年服务日 (National Youth Service Day) 活动的人达几百万，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年度服务活动。美国青少年服务网是一个与数千家志愿服务组织有合作关系的机构，为美国年轻人提供参加志愿服务的机会。美国青少年的志愿活动包括：给学童辅导功课，登记新选民，向社区传播营养知识，散发预防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宣传材料等等。我们在下列文章中将看到，一些国际和地方事件成为促使美国学生为他人奉献时间和精力动力。

圣诞节第二天，一场海啸席卷了南亚，一时间震撼了所有美国人；但这场海啸给我带来的变化是永久的。如世界各地无数人一样，我和家人在听到这一灾难后的最初数小时内，一直盯坐在电视前。成千上万人在几分钟之内踪影全无，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

印度晨奈 (Chennai) 这一地名频繁出现在新闻报导中，对于我的家人来说，这个地名有着特殊的意义。我母亲曾经与来自亚特兰大市的贝基·道格拉斯 (Becky Douglas) 女士共过事，贝基当时才在晨奈创办了一家孤儿院。我母亲突然意识到，贝基的孤儿院正位于海啸席卷的地带。从与贝基通的电话中我们得知，尽管孤儿院离海滩只有几百英尺，但所有孩子都安然无恙；然而，附近另一家孤儿院的孩子几乎全部遇难。我们还得知，海滩一带鱼村的经济已被摧毁。我们问贝基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这些人，她回答说，当地人的长久福祉取决于他们能否返回海上重新捕鱼。这需要多少费用？贝基说，给一个 500 人的村子修复或更新船只和鱼网需要 11000 美元。渡假结束回到家后，我跟校长谈了这件事，请他批准在布利斯学校开展募捐活动 (The Bullis School，这是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区一个富裕住宅区的私立学校)。校长同意了。三天后，我向全体学生作了情况介绍，宣布开展募捐活动。第一天——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募集到 4000 多美元。到周末时，捐款数额超出我们预定目标的一倍以上。现在我们已经募集了 10 万多美元，而且百分之百都直接送到了印度。



埃丽与印度晨奈升星社会孤儿院 (The Rising Star Outreach Orphanage) 的孩子在一起。(家庭摄影)。

我和班上八位同学以及校长和其他几位成人决定利用春假去印度，而且自己支付费用。我们在印度的体验远远超过我们募捐的经历。

我们在晨奈度过一星期，一半时间花在最初引起我们关注的孤儿院和学校；另一半时间分别去了三个麻风病患者聚居地。在孤儿院帮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不是难事，因为孩子们都很可爱。但是，很快又离开让人依依难舍，临走前我们都哭了。我们在麻风病患者聚居中心的工作要艰难得多，但可能也是最宝贵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过去接触过这种病人。最初，我们甚至不敢走近聚居中心的麻风病居民，更不用说接触他们。但是，当看到他们因为外面有人带着爱心前来帮助而多么兴奋的

时候，我们的恐惧很快烟消云散。我们帮助他们解决社区需要，如种植香蕉树，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给他们提供个人帮助。我这次印度之行最有意义的经历，也是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是帮一名因麻风病丧失双手和双脚的妇女梳编辫子。在这之前，我从未领会到一些简单的关爱之举能对他人产生多么大的意义。

——洛朗·埃丽泽·[埃丽]·普林斯(Lauren Elyse [Ellie] Prince)，16岁，马里兰州波托马克[布利斯学校](#)11年级

为了今后世代代人，所有青少年都必须使自己成为环境的捍卫者。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对环境萌发了兴趣。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的生态俱乐部。我们的目标是美化校园，监督回收项目。八岁时我就已经懂得，必须好好保护环境。

2004年，我向美国林业局(U.S. Forest Service)百年大会递交了一篇论文，我在文中谈到为确保让青少年听到和响应有关培养良好环保习惯的号召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不仅是为了这代人，也是为了将来。这是我重要的人生体验。通过接触不同政治主张并意识到自然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我看到了那些环保负责人需要作出的困难选择。我希望通过敦促国家决策人注意在复杂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吸收利用青少年的热情而为使我国具有忧患意识的有志青少年未来得到参与机会作出贡献。

我对环境的兴趣给我提供了奉献时间和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任何人要是真正热衷一件事，那么只需自告奋勇，就一定会得到追求和发展的机会。

——约翰·沃格尔(John T. Vogel)，17岁，佛罗里达州圣安东尼奥[基督会高中](#)12年级(Jesuit High School)

新闻媒体通常报导青少年招惹是非的消息，但美国有更多的青少年是在给他们的社区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的一个志愿服务项目是在本地小学当辅导员。我每星期去一次，帮助一名五年级学生。我们一块在操场上游戏，去图书馆，谈她一周来的情况。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那些将来有可能出问题的孩子提供帮助和引导。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高中比较成功的项目之一，因为它帮助孩子们从小开始获得自信。我从那些得到辅导的孩子身上看到很多转变，这些转变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许多青少年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他人的原因之一是，这能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仅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不到自己一周时间的百分之一，就能给另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青少年奉献时间是出于自愿，是出于善良之心，并不得到什么奖励。不过，尽管没有有形的奖励，我们从中获得的本领和信心却是无价之宝。

——凯尔西·布洛姆(Kelsey Blom)，18岁，明尼苏达州圈松[百年高中](#)12年级(Centennial High School)



克里斯滕·格吕默斯在毕业典礼仪式上。她以帮助贫困人家修房子为例说明年轻人有责任感。
(Barry Fitzgerald 摄影)

我的教会每年为年轻的教友组织一次青少年之旅。去年，我们去了芝加哥，在“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一个救济所帮忙——不过，他们不希望用救济所这个词，而是称“住宿协助”什么的——总之我们在那里帮忙。我们把那里的日托中心装饰一新，并为住宿的人做饭。今年，我们将去加拿大，我盼望着这次旅行。两年来，我还参加了一个叫做“朋友营”的基督教夏令营。来自不同教会的青少年在私立学校弗雷德里克斯堡基督教高中(Fredericksburg Christian High School)聚会，为期一个星期，我们不睡床，而是用气垫睡在地上。

活动组织者选了 10 户贫困人家的房子，由我们负责修理。这挺有意思，因为它使我们不仅能与自己教会的人在一起，也可以与其他各种不同教会的人相处。我们一起干活，实打实地干。例如，我们给一家人修屋顶，需要铲掉 11 层旧油毡并换新屋顶。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得到我们帮助的一些人曾认为，年轻人没有责任感，而我们向他们证明，我们有责任感。

——克里斯滕·格吕默斯(Kristen Grymes)，17 岁，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詹姆斯·门罗高中](#)12 年级(James Monroe High School)

音乐 ([Music](#))

美国十几岁的青少年几乎人人喜欢听音乐，并且有自己最追慕的艺术家和音乐风格。嬉蹦舞乐(hip-hop)、摇滚乐(rock)、饶舌乐(rap)、乡村音乐(country)、爵士乐(jazz)、重金属(heavy metal)和各种混合风格流派都有着大批年轻歌迷。高科技带来的互联网和便携MP3以及CD机使青少年可以随时随地享受自己最喜爱的乐曲。但他们不仅限于听音乐；大约有300万13岁到18岁的美国在校青少年学习音乐——或从师于私人教师、或自学。而且，有数以百计，或许数以千计的青少年参加了非正规的所谓“车库乐队”，即在自家或朋友家的停车房里排练和创作。



从美国南部数州选出的高中乐队学生在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举行的全南方荣誉爵士乐队汇演期间进行排练。(Steve Rouse, AP/WWP)

音乐在十几岁的青少年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加入学校乐队还是组织非正规的“车库乐队”，音乐在青少年生活中无所不在。没有音乐我们就没法活。

我在韦克菲尔德高中乐队吹长号，但我也在我的摇滚乐队里弹电子吉他。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我决定加入学校乐队，多学一些音乐理论。我想更好地理解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了解它在每支曲子中的作用。而后我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上，也就是弹奏吉他。

我酷爱摇滚乐！我从14岁起就对那种在大庭广众前演奏电子吉他、低音吉他、击鼓和演唱的才能感到心往神驰。我在向摇滚歌星前进的道路上接受了很多影响。像 Breaking Benjamin、Adema、KoRn 以及其他这类乐队，激起了我想在大批观众前演奏吉他的欲望。

音乐改变了我的生活。

——本·采普莱哈(Ben Cephlecha)，17岁，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韦克菲尔德高中](#)10年级(Wakefield High School)

音乐可以连接不同的文化，形成永久的友谊，甚至使音乐家得到心灵的倾诉。因此，美国有那么多高中生对音乐如此痴情并不奇怪。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相信，动力和灵感是音乐家成功的关键。我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学音乐的条件。我小时候，父母让我学习吹单簧管和弹钢琴。我每天练习时，他们都在旁边看，还安排我上私人钢琴课。开始几年，我讨厌花时间练习我不想学的乐器。在我上初中时，父母让我报名参加学校乐队，我的老师让我进了一个相当好的乐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同学们和谐地共同演奏。随着一年年过去，我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渐渐变得独立，最后能够放学一回家就练习，而且水平越高，我练的时间就越长。我终于体会到父母敦促我、促使我成为更好的音乐家的可贵。

虽然我没有参加高中乐队，但我在全美中国音乐协会(Chinese Music Society of Greater Washington)的乐团演出。我们乐团的目标是通过中国和美国音乐，沟通美中文化。作为一名华裔，我对保护和

介绍中国古典音乐以及促进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我找到了把我对音乐的热爱与我的中国背景相结合的美妙途径。

——埃尔温·王(Elwin Wang), 15岁,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沃尔特·惠特曼高中9年级(Walt Whitman High School, <http://www.waltwhitman.edu>)

* * *

高中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 可以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时期。音乐可以使他们渲泄感情, 可以使他们在感到无法得到别人理解的时候获得安慰。音乐的美妙就在于不拘一格。

我最喜爱叙事型音乐。我也喜欢音色新颖的音乐, 也就是有古典和原声的双重特征, 比如采用原声乐器的现场演奏。音乐还有表达思想的威力。我的一些音乐表达了有关政治、宗教和人的思想, 但是, 我最喜欢的是完全没有政治内容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其他各方面已经存在着太多的政治。音乐应当是艺术家感情和世界观的独特体现。我喜欢能够将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一起。那些老乐队使我能够对在我出生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有所了解。

音乐帮助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度过高中每天紧张的生活, 帮助摆脱来自周围同学的压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听音乐, 忘掉世界, 从与父母发生争吵等类情况中恢复过来。

音乐影响着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的穿着、我的艺术、我的语言。

——金·克莱因(Kim Cline), 15岁, 俄亥俄州贝尔普里贝尔普里高中11年级(Belpre High School)

* * *

我是个喜欢听音乐的典型中学生。但我与大多数人稍有不同。大多数中学生听的是某一种类型的音乐, 如现代摇滚乐或电子吉他流行乐, 而我听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当然, 我喜欢的一些音乐与我的同学所喜欢的一样, 但我也热衷某些乡村音乐、爵士乐、“老歌”、古典音乐、甚至歌剧。

音乐在我家有重要位置, 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所在。我们甚至改编了传统的“生日快乐”这首歌, 让家里每个人各唱一个声部, 形成和声。我们还一起为教会的特别仪式唱歌。我父亲酷爱原声吉他, 我姐姐科琳(Corinne)既弹钢琴, 也吹小号。至于我自己, 自从记事的时候起, 我每年都在合唱团演唱。

音乐使我平静, 排除一天紧张所带来的压力。沉浸在缭绕的音乐声中能让我暂时摆脱现实。歌曲能够让人表达心声, 有时还能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我所在的合唱班学唱德语歌、法语歌、拉丁文歌, 意大利语歌以及其他语言的歌曲, 如萨摩亚语。仅仅通过接触新的和不熟悉的歌曲, 就使我们增加了对其他文化的接受能力。

——安德列亚·博林(Andrea Bohling), 16岁,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韦克菲尔德高中10年级

体育运动 (Sports)

可以说，年轻与能量——包括精力和体力——有着相同的含义。有组织的和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释放一部份能量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到公平竞争的观念，懂得追求目标，愉快地玩乐。2003年，参加体育运动队的高中男生和高中女生分别占58%和51%。最受男生欢迎的体育运动是美式足球、篮球、田径、棒球和国际足球。对女生来说，最受欢迎的是篮球、田径、排球、垒球和国际足球。自从美国通过一项鼓励女性参加体育运动的法律后，近30年来，高中女生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增加了800%。其他有组织的高中体育项目一般还包括体操、摔跤、游泳、网球和高尔夫球。在校外，青少年全年可以参加社区组织的体育队。此外，尤其是在夏天，他们在街头或居住区的公园里进行非正式的这样或那样的即兴比赛。

我在课余从事两项体育运动——秋天打排球、冬天打篮球。排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在放学后练球。训练一开始，球队先跑圈作准备活动，然后进行很多种充满乐趣的训练，包括垫球、传球、扣球、扑球以及其他好多种练习。当有球赛时，我们就穿上代表我们排球队的球衣，这就等于向全校的同学宣告今晚我们有球赛。

冬天，我打篮球。跟打排球一样，我们在放学后马上开始训练。在长时间苦练开始前，我们也先跑圈作身体准备活动。我们一上来先进行提高投篮命中率的训练。然后练传球、投篮、紧逼等，提高防守和进攻技术。春天没有任何运动队的活动，所以我进行身体素质训练，保持打排球、打篮球所需要的竞技状态。

——佩奇·考德威尔(Paige Caldwell)，15岁，印第安纳州拉斐特[麦卡琴高中](#)11年级(McCutcheon High School)

* * *

我在7年级时开始田径赛跑，因为我在踢足球时擅长奔跑。我从不感到厌烦疲倦。体育运动对我学会守时自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早晨5点45分起床去锻炼，而且一星期七天都有训练。

每当我在学校或是在跑步中想放弃时，父亲(他在去年逝世)是鼓舞我的力量。他与癌症搏斗了九年，经历过两次持续14小时的手术以及化疗和放疗。我父母来自尼加拉瓜，我是在迈阿密一个西班牙语裔占90%的居民区出生和长大的。

——爱德华多(埃迪)·阿圭略(Eduardo [Eddie] Arguello)，18岁，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贝伦耶稣预备学校](#) 12 年级(Belen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

* * *

我估计我每天花2至3小时时间进行美式足球或篮球训练，包括举重——全年如此。其实，在夏末秋初美式足球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中，我每天练5个小时甚至更多。为什么呢？最首要的原因是，我喜爱体育运动。我天生喜欢玩球。

而且，我意识到，这实在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事。20年以后，你再也不能打这些球了。到那时候，我不想因为错过了打球时光而遗憾。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高中优秀赛跑运动员埃迪·阿圭略将利用田径奖学金就读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主修商务和金融。他的志向是当金融顾问或银行行长。



身高1.9米的福斯特不仅是美式足球的优秀接球员和篮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班级干事和优秀生。

我上大学后的体育运动很可能是篮球，但我已决定，我要参加尽可能高水平的大学比赛。因此，如果我更有可能得到足球而不是篮球的奖学金，我会参加足球队。但打篮球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学校的球队好，[学校的]所有人都会在各方面参与得更多。它使小孩子想要参加这项运动，使更多的人来观看比赛。它是联系整个社区的纽带，这一切是对我们这些球员的激励。如果比赛没打赢，人们可能不那么兴奋，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有趣。

我可以肯定的另外一点是，参加体育运动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不能加入球队。我知道在球赛季节我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因此我更加用功。我把注意力放在必须做的事情上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做完一切。我知道与一年当中的其他时候相比，这段时间我必须学习得更努力，因而我也几乎总是得到更好的成绩。因此，体育运动确实给我的学业带来好处。

——戴维·福斯特(David Foster)，17岁，蒙大拿州大廷伯 [甜草县高中](#) 11 年级(Sweet Grass County High School)

一位资深中学教师的体会

教书育人

(Touching Hearts and Minds)

帕特里克·韦尔什
(Patrick Welsh)

一位高中英语老教师在这里叙述了他在美国一所都市中学任教的欢乐与烦恼。无论有多少成功和问题，学校一向是所在社会的晴雨表。这位老师既教过缺乏学习动力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来自低收入家庭，也教过优异学生——其中相当一部份人是立志成功的外国移民。他说：“能够使我年复一年重返学校任教……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轻人中间所感到的振奋——互相学习，既要接近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也要让他们接近我的思维方式，而且，无论程度可能多么有限，我都尽量让自己对下一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每况愈下，急需改革，而美国强劲有力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似乎证明这种论点没有根据。“我们当教师的肯定还是教育有方的。”



帕特里克·韦尔什

我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 T.C. 威廉斯高中(T.C Williams High School)的英语教师。我对初次见面的人说这句话时，得到的反应往往是近乎于看不起，或者是无法理解。“你一定很大胆。你怎么能干得了？”

新闻媒体关于校园暴力和学业成绩每况愈下的报导使有些人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美国的中学是个混乱危险之地，只要能在别处找到工作，谁也不会去那里就业。其实，校园生活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复杂多样、令人兴奋、使人恼怒、既有挑战、也有回报。遗憾的是，学校生活的这些真实情况却不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知。

让我年复一年重返学校任教——今年 9 月是我在这所学校任教第 36 年——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轻人中间所感到的振奋——互相学习，既要接近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也要让他们接近我的思维方式，而且，无论程度可能多么有限，我都尽量让自己对下一代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特殊的兴奋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 87 个国家的学生，这给在这所学校教书带来一种特别的兴奋感。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动乱地区的孩子大量涌入亚历山德里亚。我教过乘西贡最后一批飞机逃离越南的孩子，教过在柬埔寨和塞拉利昂当过兵、打过仗的孩子，也教过从萨尔瓦多徒步穿越墨西哥、游泳横渡里奥格兰德河而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孩子。

早在 9.11 事件发生以前，当很多美国人在地图上还找不到阿富汗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和我本人就已熟知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这些城市是我很多得意学生的出生地。对我来说，一提到阿富汗，脑海中浮现的并不是从晚间电视新闻中所看到那些冲突景象，而是阿塔玛(Jamilah Atmar)的面容，她靠在华盛顿闹市区摆热狗摊所得的微薄收入，设法把三个孩子，哈里尔(Harir)、佐赫拉(Zohra)和

拉扎(Raza)供到从弗吉尼亚州的大学毕业。我常在想,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教给我的有关我们这个地球村的知识,恐怕远远超过了我教给他们的文学知识。

移民家庭的孩子常有的发奋学习精神和求知欲使很多在美国出生的同龄人相形见绌。去年,在我所教的高中毕业年级大学预修班(Advanced Placement classes)当中,我共授予11名学生优秀成绩奖,其中三人是移民来美的学生:来自塞拉利昂的康特赫(Aminata Conteh)、来自孟加拉国的阿赫克特(Fajana Ahkter)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吉奥万尼(Essay Giovanni)。他们的很多同班同学都抱怨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福克纳(Faulkner)的作品"太难"读,而这三个学生照学不误,最后都获得优秀成绩。

我必须承认,我对教大学预修班(学生通过上这种班可提前获得大学学分)比教所谓的普通班更感兴趣,不承认这点会有失坦诚。这种课程不仅能让我有更大的主动权,而且能把文学教得更多更好。普通班的很多学生对阅读毫无兴趣,即使我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而将报纸体育版带到课堂让他们读,他们还是说阅读没意思。

尚未雕琢的钻石

说来也怪,出勤率最好的班级往往是给我带来最多麻烦的普通班。对普通班的一些学生来说,学校是一个活动场所,是一个"跟朋友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也是有成人一直在他们身边的有规矩的地方,而很多人在家里没有这种环境。尽管这种班级带来很多难处理的问题,但作为教师,让我感到最大欣慰之一是,我从这些学生中能发现尚未雕琢的钻石。这些孩子表现出难以驾驭的样子,在一副什么都不吝的街头混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聪明才智。

我想到几年前普通班里的一名女学生。星期一早上,你听她说话的腔调,会觉得她像是在街头打架的女孩之王。但是,如果我给她一本别的学生要花三个星期读完的书,她在一两天内就会读完,而且完全理解内容,随后还来要更多的书。我曾努力劝她转到我的大学预修班来,但她对我说"预修班中白人太多"。(遗憾的是,上预修班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学生,这使有些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在这种班里不自在。)她家没有人上过大学,而我一再对她说,她必须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休学了一年,我最近一次听到她告诉我的消息是,她已在读大专。

教学经历中的一些最令人惊喜的事,会在学生毕业好多年之后突如其来地降临。有时候,它起于教室外的一声敲门。两年前,我应声去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身穿海军军官制服、颇有尊容的男子。他是霍华德(Wyman Howard),我已有18年没见过他,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非常贪玩、任性、不太守规矩的少年,而如今,他已成为海军特种部队(Navy SEALs)的一名指挥官。他在完成一项海外使命后,返回亚历山德里亚探望母亲,顺道来母校。另一次,有人敲门,我一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位仪表不俗的高个子黑人女士。她看上去还太年轻,不像是哪个学生的母亲,但我一听到她说话,马上就认出她是摩西(Lettie Moses)。她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在前往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的途中路过此地。她是在联邦政府资助的低收入家庭住宅区长大的。她的父母决心要让她成功。她说:"我是顺路过来问个好。"我们聊了一会儿,相互通报了过去四年的情况。我想,实际上摩西要告诉我的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成功了。"我想对她说的是:"你简直不知道我看到你是多么欣喜。这是教书的全部意义所在。"

最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在去年。那天时间已经不早,我还在教室里做事。打开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公共电视台的节目"吉姆·莱勒新闻时间"(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听到莱勒说:"现在请收看《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王(Edward Wong)从巴格达发来的报导"时,我连头都没抬。但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15年前的声音,抬头一看,正是91级的爱德华·王——他站在巴格达的暮色中,详尽报导着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反叛武装分子的袭击事件。我想起了当年他十分逼真地模仿我在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寻找学生书面作业的模样,我一直以为他后来上了医学院。此时看到他,我的震惊、惊喜和他安全的担心一并涌上心头。在圣诞节他回家期间,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他告诉我,是我和另

一位老师汉德(Jacqueline Hand)的课使他爱上了文学。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恭维，但心中十分清楚，像他这样的学生不是靠你教出来的，老师得留出空间，不要妨碍他，不要施加不利的影 响。不过现在，当我读到 他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报导时，有一件事我是感到很自豪的：我至少能在 他 17 岁时就识别出这个才子。

识别人才

谢天谢地，我还算有眼力，识别出凯瑟琳·布(Kathryn Boo)的才华。我记得我曾对她在读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短篇小说《伊夫琳》(Eveline)以后写的读后感十分赞叹。当时，她是个 17 岁的苗条姑娘，一头红发，看上去好像只有 12 岁，而文章的思想深度却如同出自成倍于她年龄的人，而且文笔优雅清晰，令我惊叹不已。在学年行将结束要颁发写作奖的时候，我内心矛盾重重：她在所有学生中出类拔萃，可是在期末缺课很多。我最终违背了自己重视纪律的本能，把写作奖发给了她。多年后，她因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十分出色的系列文章而荣获[美国新闻界最负盛名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其后不久又获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此时，我所能想到的是：谢天谢地，幸亏我没在她少女时代蠢到拒绝承认她的优异才华的程度。

从某个角度说，我的工作年复一年，没有变化。每个学年初，班上学生是一群陌生的孩子，而到学年结束他们离校时，我常常不禁要强忍眼泪。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从我教 81 级的凯瑟琳·布和 91 级的爱德华·王以来，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老师们要使十几岁的孩子们动心和动脑，哪怕只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力，都是一场越来越艰难的战斗。如今，电子媒体提供的即时信息、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脑游戏、DVD、录影带、有线电视等种种消遣和娱乐，使孩子们越来越难以捧起书本，找到全神贯注的安静时间，或者进入阅读小说和解答数学题所需要的心境中。

我取得过某些出乎意料的压倒电子媒体的胜利。两年前，我鼓足勇气，在时隔 20 年后，把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重新搬入课堂。我对女生会喜欢这部小说有信心，但认为男生肯定会讨厌它。然而，卡夫雷拉(Luis Cabrera)的反应却几乎让我整个一学年都感到快乐。卡夫雷拉是一个狂热的体育迷，对本地一些职业球队的内情几乎无所不详，尤其是华盛顿的美式足球红人队。根据我对他的印象，他从来就不像是个会希望加入简·奥斯汀文学俱乐部的那种人。然而，我错了。他告诉我："自从达西这个人物出现，我就开始真的被吸引住了。他对待女孩子真是有一套。因为他，我放不下这本书。"

"学校成问题"之迷

学校如同美国社会一样，充满了挑战；但我仍然认为，我所在的学校以及全国各地学校的情况并不像很多政治人物和教育专家要人们相信的那么糟糕。美国学校成问题之说由来已久。超党派智囊团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今天的种种指责——学生阅读和数学水平低下、历史知识贫乏、参加工作的准备不足、教学大纲没有重点、不重视道德教育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1892 年，当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升学率还不到 6%时，哈佛大学校监委员会就曾发表报告，抱怨报考哈佛大学的学生中，仅有 4%的学生"知道如何写文章、拼写和使用标点符号"。

1983 年，里根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以"处境危险的国家"为题发表报告警告说，"日益扩大的平庸趋势"如此遍布我国学校，以致威胁到美国经济的未来。时任部长的贝尔(Terrell Bell)写道："仅为保持和扩大我们在世界市场仍然具有的微弱竞争优势，就必须致力于教育制度改革。"

常识却让我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如果 1983 年时我国的学校如此糟糕，并且在很多所谓的改革人士看来，今天学校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那么美国怎么会有令全世界羡慕的经济和技术呢？我们当教师的肯定还是教育有方的。看来，越远离学校的日常生活，对学校的看法就越消极，越不现

实。例如，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只有约 20%的成人给学校的评分是优或良，而给子女所在学校评优或良的家长比例高达 72%。熟悉情况则满意程度高。

我所在的学校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教他们学英语，并将其中很多人送往全国的名牌大学。我们设立了一些项目，使有了小孩的女生能继续上学，以便毕业后能找到像样的工作，不依靠社会救济。我们派出了女子赛艇校队前往英格兰参加此项运动在世界上最享盛名的亨利皇家赛舟会 (Royal Henley Regatta)。在我校学习的孩子们的类型、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多种多样。我们并非一向成功，但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批评公立学校的人没有能够正视今天美国社会的现实，她的社会问题，她的荣光，她可贵的多元化。公立中学除了接受反映在美国青少年身上的现实和他们带来的挑战之外，别无选择。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仔细了解一下学校在做些什么工作，孩子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就不能不赞叹。

帕特里克·韦尔什任教 36 年。他经常向美国全国性报纸投稿，谈中学校园生活。本文所表达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观点。